

张舜民《郴行录》考论

梅新林 崔小敬

中国古代游记一体自魏晋正式诞生之后，中经唐代的累积与发展，至宋代终于走向全面繁荣。其中，按日纪游的日记体游记更是异军突起，蔚为大观，南宋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均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名人名作。然而，自日记体游记本身的发展历程观之，北宋张舜民《郴行录》则具有导《入蜀记》、《吴船录》先路之作用，是为承上启下而在艺术上臻于成熟的奠基之作。又因《郴行录》是按日而记，于考证张氏诗文纪年也颇有助益。鉴于此录本身所固有的文学与文献的双重价值而又长期被忽略的事实，对其作一番考论不无意义。

宋张舜民，字芸叟，邠州人，官至吏部侍郎，赠宝文阁直学士，时颇富盛名，《宋史》卷三百四十七有传，谓其“慷慨喜论事，善为文，自号浮休居士”。元丰中，朝廷出师讨西夏，舜民从环庆帅高遵裕，辟为掌机宜文字。王师无功，舜民《西征回途中二绝》诗有“灵州城下千条柳，总被官兵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之句，为转运使李察所奏，坐谪监邕州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改监郴州酒税。舜民自汴赴郴途中，纪其行历，是为《郴行录》。

《郴行录》凡二卷，现存于《画墁集》中。《画墁集》为舜民诗文集，语本《孟子》“画地而复墁灭之”，取其无用之谓，盖自

谦也。时人的记载如王偁《东都事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均谓舜民有“画谿集一百卷”，《宋史·艺文志》亦载“张舜民集一百卷”。其书自明始佚而不传，惟《永乐大典》间载之，然已什不足一，清纂《四库全书》者“搜辑排比，厘为八卷，用存崖略”，遂重行于世。今存《画谿集》有《四库全书》本，计八卷，无《补遗》；另有《知不足斋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均附《补遗》一卷。《丛书集成》本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内容全同，《补遗》中有文一篇（《游公墓志铭》），诗六首（《纨扇》、《次长芦》、《板子矶》、《吕子固挽词》、《霸王别虞姬》、《虞姬答》），《笔记小说大观》本《补遗》仅《游公墓志铭》一文，无诗。舜民并擅词，有《画谿词》一卷，近人朱孝臧辑得四首，有《彊村丛书》本。另有笔记《画谿录》一卷，“以一时典故，颇有藉以考见者”（《四库全书总目》），有《百川学海》本、《稗海》本、《唐宋丛书》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

《郴行录》的版本流传情况颇多模糊不清之处，现只能据有关材料作一大概的推测。曾著录《画谿集》的王偁《东都事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中均未提及《郴行录》，则《郴行录》或载于《画谿集》中，亦未可知。其后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十七《书浮休生〈画谿集〉后》云：“政和七、八年间，余在京师，是时闻鬻书者忽印张芸叟集，售者至于填塞衢巷，事喧复禁如初。盖其流风余韵在人耳目，不可掩盖如此也。前此当靖康间天下哄然皆歌东坡南迁词，所谓‘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者是也。今临川雕浮休全集有此词，乃元丰间芸叟谪郴州时，舟过岳阳楼，望君山所作也。今日读公南迁录见之，前二事皆恍然在数十年之外矣。”由此可知南渡后曾于临川刊行张舜民全集——《画谿集》，周氏所云《南迁录》应即《郴行录》，或周氏所见本即署为《南迁录》，然考今见《郴行录》传本，均无

“回首夕阳红尽处”一词。元戴表元有《书张浮休〈郴行录〉后》（《剡源文集》卷十八），首次提到《郴行录》一名，中有“余读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辞”一语，则元本《郴行录》应有舜民自序，考今传本《郴行录》，亦皆无有。《四库全书总目》云：“其郴行录乃谪监酒税时纪行之书，体例颇与欧阳修于役志相似，于山川古迹，往往足资考证，今亦并附集末焉。”按《郴行录》在《画墁集》卷七、卷八，由此语看，纂《四库》者所见《郴行录》或本为单行，至此始并入《画墁集》中。综上，似可作如下推断：《郴行录》本载于《画墁集》中，或亦名《南迁录》，前有舜民自序，此序至元时尚存；至明时《画墁集》散佚，《永乐大典》所收《郴行录》已与《画墁集》分录二处，纂《四库》者以其于山川古迹足资考证，自《永乐大典》中辑出，附于《画墁集》末，为卷七、卷八。据戴表元所述可知，《郴行录》原有舜民自序，然现存本均以“丁丑，拜双庙”为首，自序已佚；考之周紫芝及他人著述，中间内容亦有缺失。

《四库全书总目》谓《郴行录》体例与欧阳修《于役志》相似，且于山川古迹，往往足资考证，颇具眼光。然置之中国日记体游记发展史中，《郴行录》实较《于役志》更为完善，是为上承下启的奠基之作。

按日记游之日记体游记滥觞于汉唐，成熟于宋，鼎盛于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逐日记述其于建武三十二年（56）侍从光武帝刘秀封禅泰山一事，虽志不在纪游，然身历天下名山，穷极幽险，平实写来已颇具文采。其后有唐李翱《来南录》，记其元和四年（809）自洛阳至广州赴岭南节度使杨于陵之聘，于所经山川、水道、城市、名胜均计日有记，偶有文字清丽可采之处，然整体极简略，如四月条：“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与侯高宿石桥。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岭，至玉山。”虽时有纪游之笔，然点到为止。宋欧阳修《于役志》记其景祐三年（1036）遭贬赴夷

陵任之行，较之《来南录》，其纪游无大发展，仍极简，如“癸卯，君贶、公期、道滋先来，登祥源东园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与君贶弈”，“乙丑，与隐甫及高继隆、焦宗庆小饮水陆园东亭，看雨，始见荷花”，且因其多记人情交际致有“酒肉账簿”之讥。

至张舜民《郴行录》出，按日纪游之作始发生质的飞跃。较之《封禅仪记》、《来南录》、《于役志》诸作，其在篇幅上由短而长，在内容上由薄而厚，在艺术上由粗而精，实为我国游记发展史上第一部臻于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周辉《清波杂志》卷四谓舜民郴行中“说诗揽胜，无复行役之劳”。此言甚确。舜民此行借说诗以消愁思，借揽胜以化郁结，凡风景佳胜之处几游历殆遍，且多赋诗以纪，或抒情，或评议，或绘景，画龙点睛，诗文相映，融如水乳。舜民写景，颇清华可读，如“丙寅”条记冒雨游金山寺：“丙寅，大雨，食罢登山顶。江中风浪如万羊齐奔，寺在江心岛上，楼殿周匝，可数百楹，松竹疏翠，望之如浮动，南朝人谓之浮玉山。其下即水府也，大浪春簸，夜晴昼雨，初若不安。东望海门、焦山，出没皆在海中。”其写风雨大江的气势，颇具笔力。且因舜民工诗善画，其写风物亦颇具诗情画意，如己卯过芜湖，“循东岸而行，数里抛西岸中。有群石拱起，林樾苍然，曰螺矶，其上有若塔屋，俗云有道人居其上。过板子矶，矶上红黄丝花，俯照江面，花繁而石怪，间以翠篠，确如徐熙所画者。乃知艺之工者，皆有本也。”读之如在目前。另《郴行录》中亦有史地掌故、考辨订正类文字，然读来全无枯燥之感，反饶多趣味，如写台城辱井：“辱井在佛殿前，深可寻丈，上加石槛，红痕点染若胭脂。俗云：后主拉孔张二妃入井，泣涕所沾也。石槛上刻后主事，八分小字，极其精古，乃大历七年张署，文颇详，为近年俗人题记刊刻所掩，甚可惜也。又有太和四年篆书，可见者数字耳。旧闻台城辱井石上有胭脂泪痕，久未之信，今见之，似是淋漓涂抹之迹，失笑不已。”读者至此也不由会心一笑。全录朴实中不失峻洁，

平淡中时见风雅，叙行平朴质实，写景处则时有清丽流美之致。

《郴行录》虽承李翱《来南录》、欧阳修《于役志》之体例，而于纪游写景成分大大增加，同时在行程记录、景物描摹中兼具古迹考证、历史兴废、地方风情，形成文学描绘中兼具史地考辨的特有风格。其后，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虽篇幅有所加长，手法更为纯熟，但在基本内容、结构章法甚至文风笔调上都与《郴行录》一脉相承。其一，就内容言，三作皆以纪行为主，按日而记行程踪迹，纪行之笔中又有游观览胜、摹山绘水之文，如所经之处有风景名胜、前人遗迹、古今兴废、史地沿革等，则往往耽笔于此，对之作一番考辨叙录，有时也兼及其地之民俗风情、方輿物产。前此之《来南录》、《于役志》则内容较为单薄，丰厚之质始自《郴行录》。其二，就结构言，三作皆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日记其程，在时间流转中展现空间变换，纪行其骨，纪游其肉。《来南录》、《于役志》可称有骨无肉，至《郴行录》始“肌理细腻骨肉均”，奠定日记体游记之基本格局。最后，就文笔言，三作均属随笔而录，初或不经意于文，故不假雕琢，有清水出芙蓉之美，其记行程游历、史地考订，多朴实平易之笔，读之一目了然；而绘山川美景、园亭佳境，则多绚丽雅致之文，读之怡神悦目。较之《来南录》、《于役志》之粗疏简略，《郴行录》已与之有高下之别，实开《入蜀记》、《吴船录》美文之先河。

今传本《郴行录》始于元丰癸亥（1083）丁丑，终于戊子，共计66条（如自“辛卯，登岳阳楼条”下分出“壬辰，群食于岳阳楼”，则为67条）。周辉《清波杂志》卷四谓：“芸叟迁流远谪，历时三，涉水六，过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留连。南京孙莘老、扬州孔周翰、泗州蒋颖叔、江宁王介甫、黄州苏子瞻、衡州刘贡父，皆相遇焉。说诗揽胜，无复行役之劳。”舜民赴郴一路作诗文甚多，其载于《郴行录》中者不过十二首而已，另有铭一首，诗为丁丑五王庙诗、辛卯龟山寺诗、甲辰寄辛大观诗、甲子题很石

诗、丙寅贻了元诗、甲子龙兴寺诗、丙寅辱井诗、己卯板子矶诗、癸未弄水亭诗、戊子八月十五日夜清溪舟次诗、癸巳晚洲诗、丙申二妃庙诗，铭为己丑齐山桥铭并引，以上除《板子矶》一首见于《画谿集》补遗外，余皆不载。其见于《画谿集》中者计诗十四首，词二首，见于周辉《清波杂志》者词二首（其一与《画谿集》所载相同），另见于周紫芝《太仓稊米集》者残诗一首。

《画谿集》中诗文多无纪年，著作日期颇难考订，然据《郴行录》所载，其赴郴途中所作诗词之纪年大多数均可考订。如卷一《淮口阻雨·己亥吴同年要饮舟次淮口作》诗中有“北来何处客，暂此驻扁舟。中有投荒人，万里趋炎洲”之语，考《郴行录》有“乙未次泗洲，同年吴立礼承议相候”，且丙申日有雨，庚子晚始霁，可知是诗当作于此时。《乡人言》诗中有“郴江有奇石，似牛伏岸侧”及“此物如有神，不覆廉善士，独倾贪虐人”之句，考《郴行录》有辛酉过巴河口，至菜园步，“南岸下江中有石如伏牛，曰节度石，舟人云：“或者重载而下，此石往往触而覆之，谓节度者，戒也”，则此诗当作于此时。卷二《八月十四日清溪堂望月》诗有“客路三湘远”之句，考《郴行录》有“戊子，群会于萧相楼。是夕中秋”并作有八月十五日夜清溪舟次诗，则是诗当作于此时。卷三《夜闻刘宫苑舟中琵琶》诗有“不得长安水边见，却于湓浦夜深闻”之句，考《郴行录》谓乙卯遇刘宫苑，甲子饮于龙兴寺，且所作龙兴寺诗有“一曲琵琶无限意，时时闲客思都迷”之句，则是诗当作于此日。卷一《山阳二首》、卷二《离山阳》、卷三《过山阳有怀》四诗，其中《山阳二首》有“山阳水陆冲”之句，《离山阳》有“日日东南去，空劳北望魂”之句，《过山阳有怀》有“山阳过处苦匆匆，想见平生水陆冲。但有酒杯浮绿蚁，却无赋笔写游龙”之句，此三诗当作于同时，考《郴行录》有辛亥与辛大观同游山阳，访徐积之事，与《山阳二首》之“寂寞先生门，车轮不少驻”之句相合，则三诗当同作于此时。卷

四《江神子·癸亥陈和叔会于赏心亭》词中有“千古斜阳，无处认长安。更隔秦淮闻旧曲，秋已半，夜将阑”之句，考《郴行录》谓辛亥与陈绎、何寿昌、高复等会于清心亭，戊午登赏心亭；另据周辉《清波杂志》卷四谓舜民未离江宁日，与士子数辈登赏心亭，“未至，闻亭上有散乐声，逼而询之，乃府公讶妓籍疏索，俾申刻集之。既见共载，野服披倡，但一笑而止”，府公即陈绎，字和叔。卷四《卖花声·题岳阳楼》词中有“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之句，《郴行录》谓丙戌至岳州，晚登岳阳楼，“望水中如覆斗者，即君山也”；另据周紫芝《太仓稊米集》谓临川雕浮休全集有此词，“乃元丰间芸叟谪郴州时，舟过岳阳楼，望君山所作也”，然今传本《郴行录》中无此词；另据周辉《清波杂志》卷四谓舜民元丰中谪监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词题岳阳楼，其一即此词，其二载朱孝臧所辑《画谿词》中。

不管从游记文学的角度，还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郴行录》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它长期以来所受的冷落，实在是不应该的，理应得到它在文学史上应有的承认与重视。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